

随笔苑

香飘端午

林春江

窗外，一丛艾蒿在风雨中摇曳，忽然忆起：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不具妖娆形体和芳菲花朵的艾蒿，在朴拙清雅里让人爽心悦目，艾蒿可食可入药，抗菌防毒，食之脆嫩。农历五月，不仅艾蒿散发异香，包裹精致的粽子也清香四溢。

历代吟诵粽子的诗词多如繁星。西晋周处在《风土记》中写道：“仲夏端午，烹鹺角黍。”唐代诗人姚合吟诵：“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角黍即粽子，周处形容粽子像鸭子在水中浮沉，到了唐代，端午节这天，食粽之风也已普及。宋代韩元吉诗云：“角黍堆冰碗，兵符点翠钗。”黄裳有佳句：“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这表现了古人对粽子的喜爱之情。“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欧阳修的这几句更是其中绝唱，清新、鲜活，极具美感。

幼时，端午节这天，父亲从山上薅来一些艾蒿，悬挂在门楣上，母亲给我在手腕上捆上五色丝线，据说可以驱毒避邪。从米袋里舀出一些大黄米，淘净、沥干，掺几颗红枣，放一把花生豆。用事先准备好的禾秆草，卷成漏斗状，左手轻轻捏着，右手持一个葫芦小瓢，舀

一些大黄米，慢慢灌进漏斗，拿捏得很有分寸，不多不少。之后，右手中的红色棉绳，左缠右绕，少顷，一个小巧精致的三角形粽子就诞生了。之后，和鸡蛋一起放在锅里煮熟，浓郁的香味慢慢从锅缝逸出。母亲让我给姥姥送粽子和鸡蛋。她用白色的包袱将四个粽子和一把熟鸡蛋包裹好，四个角斜对着系紧，我一把挽起来，热乎乎的，撒腿就跑。姥姥住在村子的后街，穿过一个小巷，越过破旧的磨坊，踏上一条大青石铺砌的小径，一条黄色的土狗朝我龇牙狂吠。我没搭理它，飞进姥姥家。姥姥接过包袱，转身走进里屋，从大衣柜的底层摸索出一个皱巴巴的“金帅”苹果，笑呵呵地塞给我，我用手擦擦灰，咔嚓咔嚓，几口吞进肚里。姥姥笑骂：这个小馋猫。回家后，蘸着白糖，吞咽着黏稠软糯的粽子，剥开鸡蛋壳，露出白嫩爽滑的蛋清，心里面，无比的快活。

去年端午节，起床晚了，四处搜寻艾蒿，只发现一些矮小的，悻悻而归。打电话给母亲，她正在山上套苹果袋，听到我的请求，立刻答允。中午回家，经过一个集市，买了几个大枣粽子。在院子里，我

见到了母亲准备好的艾蒿，枝叶翠绿，又高又粗，几乎触及我的胸口，密密匝匝一大捆，散发着一股特殊的馨香。我很是惊喜，问母亲从哪里弄来的？母亲随口说道，在一处斜坡上。午饭吃粽子，母亲夸赞买的粽子好吃。我说，不及你做得好吃。下午和母亲到山上套袋。套完果袋，母亲拎着一个方便兜，往一个斜坡走去，我赶紧跟上去，疑惑地问，妈，斜坡上没有苹果树啊？母亲指着丛丛簇簇的艾蒿，说道，再扯点艾蒿叶，我听说，用它泡脚，能通经络，消炎，你打球经常崴脚，用它泡脚好。说完，就蹒跚着往上爬，我这才恍悟，那些又高又粗的艾蒿怎么来的，不禁眼睛酸涩，赶紧跑上前，扶着她，一步一挨爬上去。阳光下，一株株艾蒿相依相偎，绿盈盈的，叶子边缘镶嵌一层细细的、毛茸茸的灰白色小齿，锯牙儿一般，用手触摸，光滑而绵软。我和母亲拍了许多，盛了满满一兜。艾蒿，没有树木高大，没有鲜花娇艳，没有俏丽的外表，却有一颗能散发馨香的心，一如母亲。

窗外雨稀疏，斜风细雨里，又飘来清淡的粽子香，潮润的空气里，还夹杂着丝丝缕缕的艾蒿异香。不觉沉醉，一时不知身在他乡故乡。

诗歌港

端午念屈原

邓兆文

这一日，不须正襟
他那么潦草
站在汨罗江前
他泣血写的《离骚》已经
明志
不需要任何人为他送行
更不知道后世还要包粽子
为他纪念
纯粹得甚至连自己的
贵族出身都忘了
当一个人爱国胜过爱家
那就无所畏惧了
就像那千千万万的烈士

包粽子的日子

李明生

晨曦透过山岚时
人们手拿桃枝和艾草
在门楣上校对
端午的时光
微风吹起窗纱
荡漾如同涟漪

苇叶伸展出棱角
几片叶子形成一个漏斗
泡好的米粒都向中心凝聚
带着不言语的休止符
沉向深潭
在一扭一转中
如波涛般持续震动

他的天问
至今仍在泡米盆里回响
仿佛当年汨罗江
楚人爱国气节的余音
龙舟的鼓点试图填补
某种椭圆空缺
我们咀嚼的甜或咸
都浸泡着两千年的味道

香囊、五色线在孩童手上晃荡
享受着又一个年轮曦光
这包粽子的节日
既非沉底、亦非飞升
而是一句沉甸甸的《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端午，不写诗

李德庆

今日不写诗。江水浩荡奔涌
雾霭低垂，山河如梦
孤影浮于波光，似有若无

今日不写诗。鼓声碾过水面
龙舟竞渡，一声魂兮归来——
两千年守望，从未断流

今日不写诗。回到低矮家门
陪父亲挂艾，伴母亲裹粽
把古老旧事，慢慢讲与孩童

旧艾新巢

刘志坚

我家入户门右上方的那束艾草，是四年前的端午节，我亲手挂上去的。

彼时，妻子重病住院五个月后终于出院了。端午悬艾草于门楣，是胶东的习俗，一为祈福，二为辟邪。我采来十几棵艾草，用红布条仔细捆好，郑重地倒挂在入户门右上方墙体的钢钉上。我心里默念：日子，该好起来了。

孰料，那束艾草一挂就到了今年。只因妻子每年需要到医院做康复，入院时间好巧不巧都约在仲夏，于是，几个端午节都在医院过了。那束挂在门楣上的艾草，由新变旧，由青转黄，叶片渐渐干得发脆，红布条也褪成了淡粉色。今年，妻子终于不用再去医院了，我早早盘算着，端午节一定采来最鲜嫩的艾草，把那束旧艾换下来。

变故发生在一个月前。那天晨起出门，我发现地垫上散落着细碎的草屑，还有几粒小动物的粪便，有些像老鼠的秽物。我赶紧四处搜寻其藏身之处，却一无所获。

之后，地垫上又数次出现同样的污秽，其间竟有从那束旧艾上部落的叶片。我心里犯了嘀咕——究

竟是什么东西，能缘壁登高？可每次依旧是只见污物，不见动物踪影，心里的疑团越积越大。

谜底在一个清晨突然揭开。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一道黑影倏地从楼道窗口飞进来，眼看就要撞进我的怀里。我一边后退，一边定睛细看——竟是一只燕子！它在半空中灵巧地转了个弯，落在楼道的窗台上，黑亮的小眼睛警惕地望着我。我瞬间明白，是燕子在千百住户里，相中了我家的门楣。

胶东有民谚，叫“燕子不落愁门”——说的是有灵性的燕子能感知一个家庭的气场，只落在平安喜乐的人家筑巢。紫燕的光临，难不成预示着笼罩我家整整四年的愁云要散了？我强压心头的狂喜，轻轻退回室内，关上房门。

从那以后，我出门变得轻手轻脚。每次开门前总要先听听门外的动静，踏出家门，第一件事就是低头看地垫。心里甚至暗暗祈祷不要太干净，那些细碎的草屑和泥污，就是燕子来过的证据。然后再抬头望一眼门楣，期待能看见那两道灵巧的身影。

果然，一对紫燕叼着草茎衔着湿泥，往来穿梭，飞得又快又急。

只是楼道里一有人经过，它们便会倏地飞走。我只能趁它们不在的时候，悄悄检查它们的“施工”进程。

两天后，我终于看清了燕巢的雏形。原来这对聪明的燕子，竟把那束倒挂旧艾的根部，当成了燕巢的基座。然后呈半圆弧形向上堆垒，把泥和草茎牢固地粘在墙壁上，一点点搭建自己的家。那束干枯多年的旧艾，竟在即将被替换之前，以如此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焕发了生机。

燕巢一天天加高、加固，大约两个星期的光景，一个精致的碗状燕巢，就稳稳地嵌在了我家的门楣上方。为了不打扰这对“贵客”，我每天改在晚上打扫一下地垫上的卫生。病妻也会在我探明燕子不在的情况下，开门看一眼新筑的燕巢，脸上漾起久违的笑容。

如今，那对紫燕正在旧艾新巢里孵卵。它们轮流安安静静地卧在巢中，偶尔探出头来，黑亮的眼睛望着楼道里来来往往的人。再过些日子，小燕子的呢喃，会让我的门楣更加热闹。

这个端午不挂新艾了。因为最好的祈福，已经落在我家的门楣上。